

日本『捕物文学』标杆杰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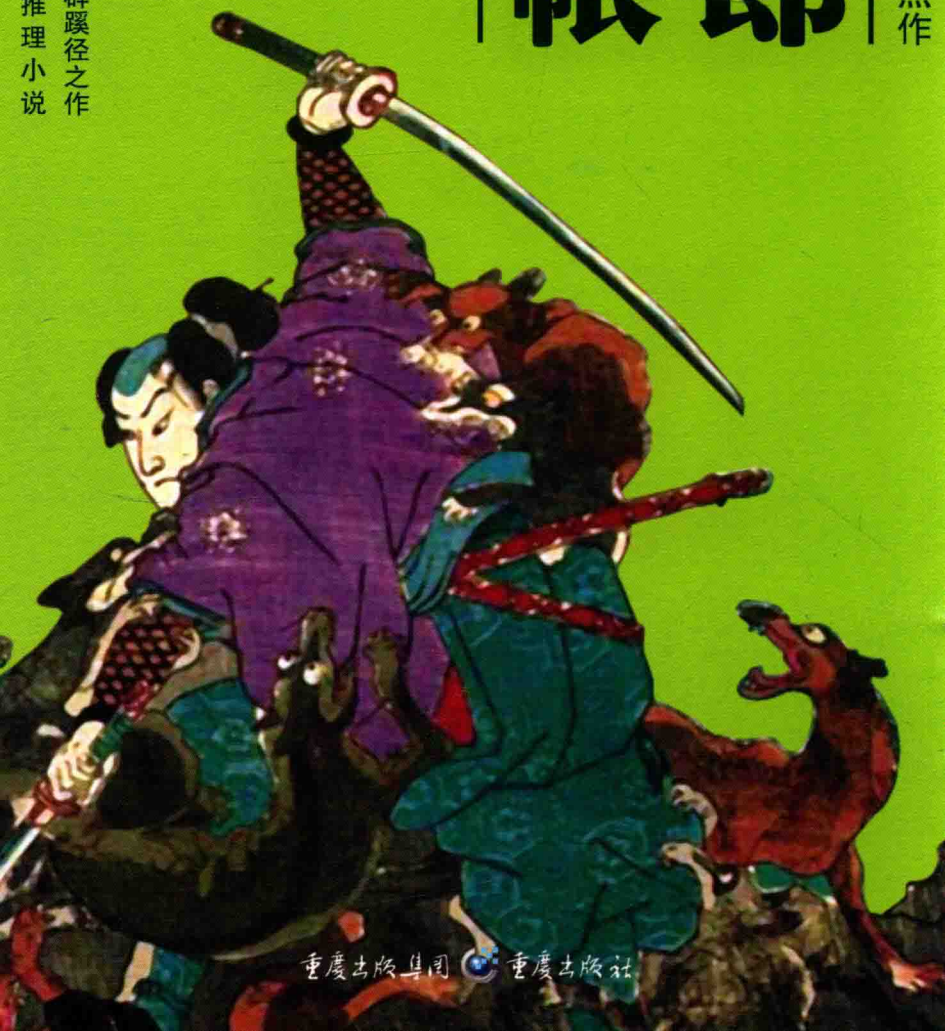
# 顎十郎 捕物帳

〔日〕久生十兰◎著 孙 劼◎译

【上册】

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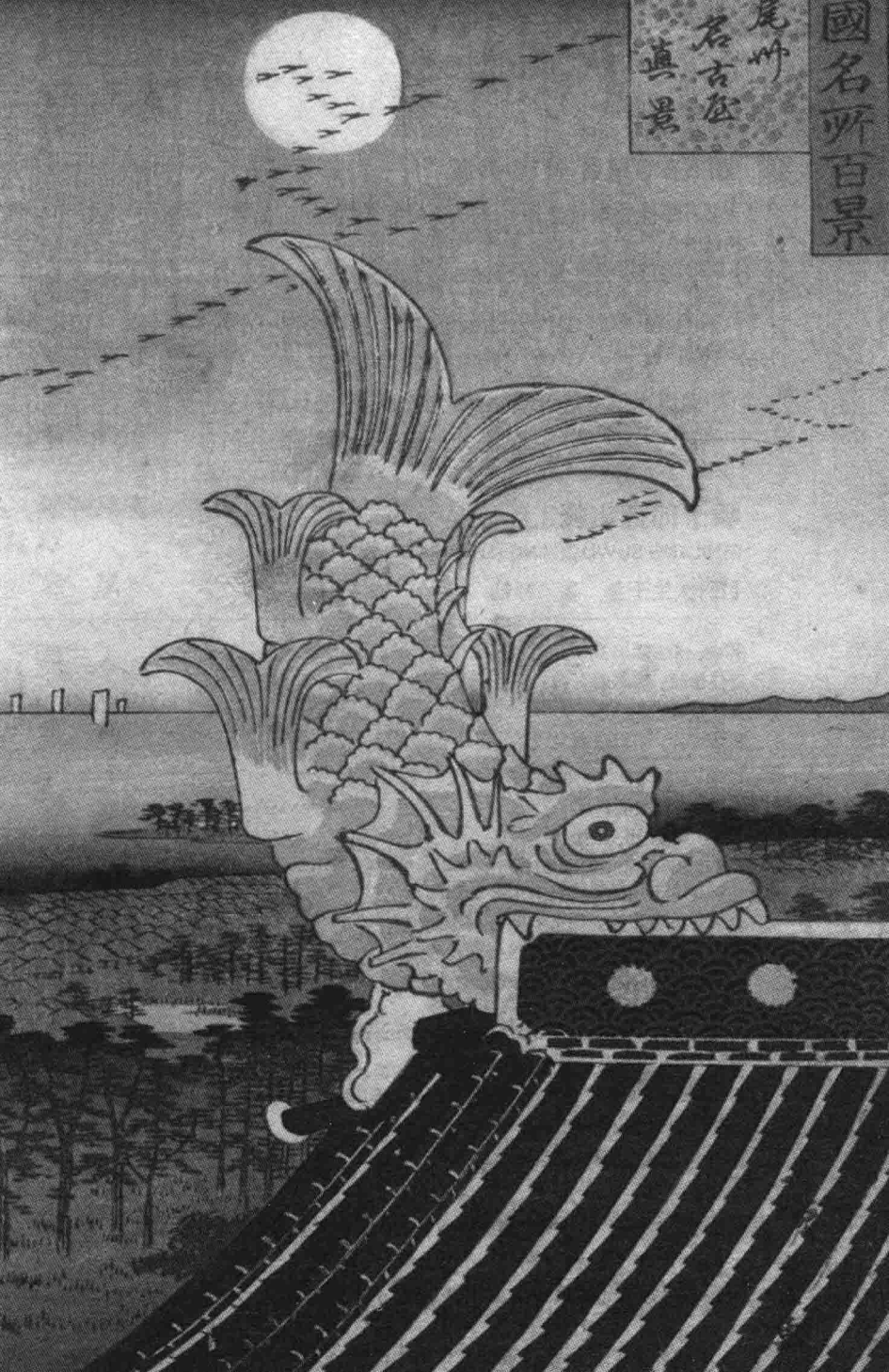
『小说界的魔术师』独辟蹊径之作  
别开生面的名捕型推理小说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諸國名所百景

尾州  
名古屋  
真景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颯十郎捕物帳 (上册) / [日] 久生十兰著; 孙劼译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229-10103-9

I. ①颯… II. ①久… ②孙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2578号

## 颯十郎捕物帳 (上册)

ESHILANG BUWU ZHANG (SHANG CE)

[日] 久生十兰 著 孙劼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何 晶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海纳百川旭彩印务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海纳百川旭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.75 字数: 155千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0103-9

定价: 2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舍公方·····    | 001 |
| 稻荷使者·····   | 031 |
| 蛎 鹬·····    | 055 |
| 镰融风魔·····   | 079 |
| 老 鼠·····    | 099 |
| 第三人·····    | 117 |
| 纸 鸢·····    | 137 |
| 贡 冰·····    | 171 |
| 丹顶鹤·····    | 201 |
| 乞丐大名·····   | 223 |
| 御代参的轿子····· | 247 |

# 舍公方



# 不知森

十月中旬,秋色深深。

一个浪人晃晃悠悠走来。他身披一件旧黑色羽二重料袷褂,里面没穿内衬,腰挂两柄刀鞘斑驳的日本刀,脚蹬一对粗稻草鞋。街上的尘土随着他的经过扬起,看他那悠闲劲儿就像是要去澡堂。这地方是船桥街道,就在八幡的不知森地区附近。

这仙波阿古十郎生来就是无拘无束的浪荡子。都二十八了,却一事无成,整日在下人住的长屋里与杂役马夫们厮混。叔父庄兵卫曾买官让他去甲府做勤番<sup>①</sup>,可甲府到处是山,了然无趣。勤番众的名号听着固然威风,奈何德川氏末世将至,来此当班的尽是些在江户混不下去的旗本武士家的次男三男。这些个混球武士,对端呗小曲<sup>②</sup>和河东节净琉璃精通得很,却连刀锋刀背都分不清楚。

要说混,十郎也不比他们好多少,可那些混球武士轻浮碍眼,让人忍无可忍。他实在厌烦,溜出甲府翻过筐子峠打算回江户。结果半道变卦,拐去了上总。半年间,他辗转在木更津、富冈等地的望族家借宿度日,随后突然又念起江户来。前天刚从富冈出发。这次大概能顺利回到江户了。

① 负责管理甲府城之粮草、武器的守卫人员。

② 民间传唱的一种江湖小呗,曲中人物性格鲜明,别具特色。

十郎将两手插在怀中，任由空袖管随风摇摆，沿着不知森缓缓向前。突然，从昏暗的森林中传来招呼声：

“武士大人，武士大人……”

这林子不深，可相传进去会受诅咒，所以当地村民自然不会进出，旅人们也纷纷绕道而行。

因为人迹罕至，林中落叶堆得老高，天还没黑就能听到阵阵泉鸣。

仙波阿古十郎自觉已彻底抛弃武士一职，何况此际身穿旧袷，脚踏粗稻草鞋，怎么看都没有武士的样子，便当对方是呼唤别人，继续赶路。

“那边的武士大人，有事相求，还请留步……”

这句话怎么听都是对自己说的，十郎停下脚步，不耐烦地扭头应道：“嗯？”

他那时的表情十分奇异，真不知怎么做才能摆出如此奇怪的表情。

相传诸葛孔明脸长一尺二寸，十郎的脸也不逊色。

他的眼鼻口都往额头挤，在上方胡乱拧作一团，留下个硕大的下巴，就好像夕颜花架上的夕颜花，挂在下边。嘴唇往下快有四寸长，脸的面积一半以上分给了下巴。这下巴尖一些也就罢了，十郎的下巴越往下长反而越肥大，一点掩饰的余地都没有。

十郎长着这么个又长又大的下巴，还走路带风大步流星，众人的眼睛自然没法往别处搁。在甲府勤番众中，背地里没一个人管他叫阿古十郎，都叫他“下巴”或者“下巴十”。

当然，当面没人敢这么叫他。有个一同当班的，只因在阿古十郎面前有意无意地挠了挠自己的下巴，被十郎抽刀就斩，差点送了性命。

还有个人，下巴上贴着膏药走过阿古十郎面前，结果被十郎揪着领子拖出老远，最后丢进水沟，吃尽苦头。在阿古十郎面前，别说下巴这词，就连能让人联想到下巴的动作都是忌讳。

十郎扭过长相如此奇异的脸，往森林的树木间一看，只见在“八幡之座”爬满青苔的石头小祠边坐着一个如枯木般消瘦的云水僧。他年近八旬，下巴上的胡须又白又长，好像拂尘，正半闭着眼睛寂然地在落叶上坐禅。

阿古十郎踏着落叶进林，站定后从怀中抽出手来，捏着肥大的下巴问道：“师父，刚刚是您喊我？”

“对，正是正是……”

“嘿嘿，您真爱挖苦人。我这样哪里像武士了？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我不是当武士的料，充其量把武士二字改两笔，算是个风狂僧<sup>①</sup>吧。”

“何苦这么讲？”

“所谓业障，大抵都是这样。倒是您在这种地方打坐，小心着寒引发疝气。到底是要发什么心愿，让您在这里久坐不起？”

“贫僧是在等你。”

“我？这可真让人吃惊。我生性疯癫，兴致一来看风往哪儿

---

① 将“武家”（ぶけ）去掉浊音后的“普化”（ふけ）就是风狂僧。禅宗本以“风狂”指僧人的破戒之举，后则形容大彻大悟、不受拘束的悟道境界。

吹就往哪儿走，往西往东都没准。今天这双脚会往哪儿走，我本人尚且不知，您又怎会知道我要由此路过？”

老和尚捋了捋长长的胡子，道：“你本月今日申时途经此地，是生前便有的约定，正所谓宿缘难逆。”

“是嘛。”

“贫僧从上月十七日便来此斋戒等你。从我在这里坐下，今天正好是第二十一天，乃满愿之日。一切皆是佛缘，不可小觑。”老和尚说罢猛地瞪大眼睛，凝望着阿古十郎的脸，喃喃道，“究竟如何呢……”

他的眼睛可谓善目，眸子里却透出激昂光芒，贯穿十郎的眼睛。十郎向来处变不惊，此际也觉得这目光太过耀眼，难以回视。他禁不住别过头道：“师父，您的眼睛可了不得。实在太亮了，请往别处看吧。”

老和尚满意地颌首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越看越觉得是贤达之相。睡凤眼底透白光，谓之‘遇变不眊’——这是万里挑一的异相。你天庭有清明之色，地府存敦厚之息，实为稀世异才，诚不枉贫僧在此恭候。”

十郎被夸得害了羞，搔了搔后脖颈道：“多谢……承蒙夸奖，这话真是过奖了。我生来就是个木头，干什么都不成事。这次本负责押送甲府的钱款去江户，可走到半路突然感到厌烦，便在筐子峠丢下驮钱的马，跑去上总玩了一圈，才不是什么贤达之才。”说着，他慢慢向前躬了躬身，“不过这世上没人受了夸奖还生气。我知道您是奉承我，可还是想问一句，您说您二十一天不吃不喝在这里等我，到底所为何事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贫僧有一难事相求。”

“您尽管说。我虽没钱，却有的是闲。就算是承蒙您夸奖的谢礼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不论什么事都帮您解决，想来也能遇到一些奇闻轶事。话说回来，您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？”

“你若愿接手此事，定能在国家大乱之前防患于未然。”

“这话太大了，我能阻止国家大乱？哈哈，有意思。好，这事我接下了。事不宜迟，您快和我说说事情的经过。”

“你能欣然接受，贫僧不胜感激。这样我也好安心瞑目了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凡夫俗子理应帮助出家人，这也是佛缘。”

“哈哈，此话有趣，那便听贫僧絮絮一言！唯此事关乎国家机密，不可被外人听去。你且去看看这附近可有旁人？”

“小事一桩。”

十郎走出森林环视街道。其时暮霭初降，四下里不见人影。他以防万一又在森林里反复查看，随后返回道：“没人。”

“麻烦你再凑近一点，我来和你说一说当世只有四人知晓的国家机密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第十二代将军<sup>①</sup>家庆公的太子，小名政之助，也就是现任右大将的家定公。他是本寿院大人之子，文政七年四月十四日降生在江户城本丸。其实，在他出生后四半刻<sup>②</sup>还有一名男婴降生，他们乃是双胞胎。”

“哎？”

---

① 幕府将军。标题中的“公方”就是对幕府将军的敬称。

② 一刻是两小时，四半刻是一刻的四分之一，即三十分种。

“震惊是免不了的，毕竟当世知道太子有个双胞胎兄弟的，就只有本寿院大人、家庆公、产婆阿泽和贫僧四人。其实当时产室里还有三位佣人，但是为守住这个秘密，只好假托病死之名将她们杀害。”

“那……后出生的那位少爷，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这就和你说。国家的太子是双胞胎一事，乃是大乱之源，因为难以分辨谁是哥哥谁是弟弟。等两人长大成人，其中一人被选为太子，另一人必定不满。到时若他一口咬定自己才是长子，笼络亲信背靠大藩谋反，势将使国家大乱。这种事并非没有先例。家庆公当时就想斩草除根，可禁不住本寿院大人苦苦相求，最终没有痛下杀手。他将孩子赐给阿泽，与她约定，等孩子长到十岁就让他出家，瞒住身世送到深山破寺，让其自生自灭。阿泽是个妥帖的女人，负责此事最适合不过。”

“嗯嗯。”

“阿泽将孩子藏在怀中，穿过吹上御园，悄悄出了坂下御门，回到神田紺屋町的家。她给孩子起名舍藏，精心养育。舍藏八岁那年春天，她将孩子托付给了远亲——草津小野村万年寺的祐堂和尚，并说明了孩子的身世。”

“那个祐堂就是您？”

“正是。舍藏长到十岁那年，我本想给他剃度，可他不肯做和尚，竟从寺里逃了出去。那之后十四年过去，贫僧托钵化缘，辗转各地探寻舍藏下落，但就是找不到人；直到今春返回草津的寺院，意外收到阿泽丈夫久五郎寄来急信。”

“哈哈，总算出事啦。”

“久五郎来信的大意是，五月二日傍晚，他听到家中有人痛苦呻吟，进门一看竟是阿泽被人砍翻。他赶忙上前急救，阿泽却说别管她，掏出一封信说信里写着三个汉字，快发急件寄去这个地址，说完便断气了。久五郎拿着信出门去寄，谁知刚到街上，左右两边就蹿出贼人上前夺信。他大喝一声想甩开两人，不料那封信被撕成三片，其中两片被对方两人夺去，只剩一小片还留在手中。”

“这可不好办啊。”

“这是阿泽临终托付之事，闹成这样实在对不起她。无奈那时天色已黑，没能看清贼人的长相，想要抢回信也没处可抢，只得将仅剩的一片寄来，希望能派上一点用处。”

“信上都写了些什么呢？”

“打开一看，信纸的后半全被撕去，只留下一个‘五’字。阿泽写给贫僧的，不用说必定是舍藏大人的所在之处。她说有三个汉字，滋贺的五个庄自然不在话下，五峰山、五郎泻以及武藏的五日市，贫僧都走了个遍。听说下总的真间一带有个叫五十槻的小村庄，所以上月十五日我去那里寻找，可那里也不见舍藏大人的身影。”

“嗯嗯。”

“贫僧自知这十月的戌日戌时便是命终之时。凭我一己之力，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到舍藏大人了。万幸贫僧那时尚有二十一日余命，便坐在街边观察旅人相貌，打算将此事托付给有缘之人，所以才在此斋戒打坐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会有那样的贼人袭击阿泽，想来双胞胎的秘密已告泄露，他们正在寻找那个舍藏的下落，必定别有用心。”

祐堂和尚点头道：“比较可疑的是前大老水野越前守<sup>①</sup>，他犯下大错被革去职务，可还不到十个月就被将军亲自召回，官复原职，其中缘由除了家庆公谁也不知道，真是让人称奇。这只是贫僧的猜测，可能不准确，说不定是那奸贼水野最近听说了双胞胎的秘密，以此威胁主公强行要求复职。若正如我所想，那水野要是找到了舍藏大人，蛊惑他归入自己势力之下，真不知会做出何等惊天大事。贫僧想求助于你的正与此有关。请你务必先于水野找到舍藏大人的藏身之处，将这封信交给他。信上有云：为无法实现的野心焦虑终究伤身无益，俗欲乃过眼云烟，切莫被其蒙蔽双眼，劝君早日皈依我佛，悠享天年。这是舍藏大人的画像，事情就托付给你了。”

“明白了，我只要找出舍藏大人的所在，将这封信交给他，劝他早点出家当和尚就行了吧？这事交给我了。那您之后怎么打算？”

“贫僧马上会在此死去，你不必在意我。”

“是吗，我本应在这里念佛直至您瞑目，可对您这样有觉悟的人来说，我说这番话都是多余的。师父，祝您安然善终。”

“若是有缘，我们还能来世再见……”

“玩笑话不可乱说，您不用说是去往极乐世界，可我打一开始就没这可能。不论今生来世，此别都是永别，告辞啦。”

十郎爽快地点点头，拖着粗稻草鞋步入街道的暮霭之中。

---

① 水野忠邦（1794—1851），德川幕府第十二任将军德川家庆的老师，上台后推行新政，提倡简朴、削藩，史称天保改革，结果触动各地大名利益，遭强烈反对而被革职。越前守本来是指幕府委派统筹越前地区行政、军事事务的最高负责人，后来形成虚衔，只表示任职者在幕府体系内的品秩。大老是德川幕府的最高行政长官，只有非常时期设立。大老之下是四至五名老中，负责统领全国政务。水野忠邦时任老中首座，权柄一如大老。

## 吊空女

颯十郎<sup>①</sup>打算当晚就抵达千住，便摸黑往国府台赶路。

他途经一地，右边是总宁寺地界，左边是有名的国府台断崖。峭壁之下，利根川的河水卷着旋涡奔流而下。

十郎慢悠悠地踱到钟之渊，看到百米开外的对面有五六个人正从崖边探出身子，压低嗓子轮流对崖下说话。而崖下则传来一个清脆镇定的女声，与崖上之人一问一答。

颯十郎不解这是在干什么，便摸到断崖边，往女声的方向俯视斜望。这一看，让他不禁叫出声来。

那时利根川上弥漫着水雾，月影淡淡。恰逢明月出云，青晃晃的月光斜照在断崖之上，将那一块照得十分明白。一个女人就像结草虫似的被绑住手脚，用绳子吊在六十多尺高的断崖上，正在半空晃悠。

方才那镇定女声正是源自这被绳子吊在半空的女子。只听她道：“要杀便杀……是不可能的。你们爽快把绳子割断吧。我被五花大绑，掉进下面如此湍急的河里，必死无疑。”

上边的人压着嗓子，低声道：“没人说要杀你，要的是你一句话。只要你招了，我们马上救你上来。”话声虽低，可声音在峡谷间回荡，所以十郎从头到尾听得十分真切。

---

① 阿古十郎的“阿古”跟“颯”读音相近，所以颯十郎就是阿古十郎。

下边传来“呵呵呵”的笑声：“什么？我说了便放我一马？真会说笑。你以为我会被这样的说辞欺骗吗？”

上边换了个声音说道：“不，我们一定会救你。想要的只是你的一句话，你就快说了吧。”

“听这声音，是御庭番的村垣吧？你们御庭番是将军大人直属的密探，只要跪在御殿外廊边轻咳一声，将军大人便会走到廊边，遣开旁人听你们密告。密告内容不光有目安箱里密告书的真伪和远国外样大名<sup>①</sup>的执政情况，还有家族内部的派系斗争。天下的动静只要御庭番一出手，不论多么细枝末节的事都能了解得清清楚楚。我说得对吧？若是接令调查土佐地区，必是家也不回直奔土佐。你父亲村垣淡路守当年奉命调查萨摩，走出御园直奔萨摩，二十五年后才回家。御庭番若是为了圣旨和保密，就算是亲兄弟的孩子甚至亲骨肉都能痛下杀手，更不惜砍掉手脚假扮残障和瘫子。有如此可惧的六个人在悬崖边站成一排，就算我说出事实，但我总归是知晓那重大机密之人，你们又怎会放我一条生路！村垣，我说得对吧？既然说是死不说也是死，那我不说！我宁愿带着这秘密死去。反正说不说都要杀我，那你们不如快把绳子割断。这样被吊在半空，反倒让人心焦得不得了。求你行行好吧，村垣。”

上边六人蹲在崖边似在商量。不久一人站起身来，将大半身子探出悬崖，问道：“喂，八重，你真那么想死吗？”

崖下再次传来“呵呵呵”的笑声：“对，我想死，劳烦快杀了

---

<sup>①</sup> 德川幕府统一日本进程中前来投奔之人，这些非嫡系豪强的辖地往往被安排得远离首都。

我吧。天下忠义的不止你们。你们上面是将军大人，我上面可是本性院<sup>①</sup>大人。愿意舍命为她做事的人要多少有多少。你们想杀我便杀吧。就算我死了，也很快会有别人接我的班。我的接班死了，还有新的人呢。虽说人多的是，但是这样一想就反倒觉得后任们有些可怜了。”

“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也好。你在这一带转悠，我们大概也摸清了方向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割绳子了。”

“真爱吹，什么大概摸清了方向，我怎能让你们知道那位大人的所在！想找就找吧，让人瞧瞧你们的真本——”

最后的话音变成了一声惊叫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女人带着长长的绳索，像块石头般掉了下去。

颯十郎惊得缩起下巴。

（不愧是御庭番，下手真狠。这事做得实在干净利落。话说回来，方才还真听到几句让人在意的話。祐堂和尚说得不假，这佛缘一来真是挡都挡不住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线索送上门来。总之先把那掉进河里的女人捞起来，套套她的话吧）

颯十郎撩起旧袷褂的下摆，露出光腿，沿着悬崖急匆匆地往下游方向奔去。

这一带是足利幕府时期的太田城址，遗留着不少当年的殿守台和古坟。十郎穿过古城，看到有百来阶在断崖岩石上凿出的石阶，一路通到河边。那下面有一口古井，名曰罗汉井。

十郎飞跳着冲下陡峭的石阶，蹲到井边岩上，借着淡淡的月光凝视河面，只见方才那女子正时沉时浮地顺水漂来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德川幕府第十一任将军德川家齐的侧室。